

马尔萨斯幽灵的回归

徐剑明◎编著

粮食危机真相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



中国致公出版社

「马尔萨斯幽灵」的回归

徐剑明◎编著

粮食危机真相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尔萨斯幽灵”的回归：粮食危机真相/徐剑明

编著.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179-841-1

I. ①马… II. ①徐… III. ①粮食危机—研究—世界
IV. ①F31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1247 号

“马尔萨斯幽灵”的回归——粮食危机真相

编 著 者 徐剑明

责任编辑 郑一群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 11 号西门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12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印 数 1—7000 册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79-841-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像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这样,为人类描述了如此凄惨的未来: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供应基本是固定的,按照收益递减规律,在土地上增加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粮食产出只能呈算数级数增加。这两种力量相互剧烈较量的结果,最终只能通过对人口实施强硬的、持续的节制才能使这两者达到平衡。

对于我国来说,粮食供应在最近十多年里由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又到供不应求。就短期而言,似乎这是受农业生产周期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很多问题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比如,由于我国环境质量恶化,很多地方沙漠化严重,或者不再适合生产粮食,加之我国水资源业已严重紧缺,这些约束条件对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增长的拐点要在2030年左右才会出现,而城市化的发展将大量侵占农业耕地,今后几十年里,我国粮食安全的情况到底如何?政府确定18亿亩耕地面积的安全红线,其根据何在?我国政府应如何保持“惠农”政策的长期连续性并使之真正落实到农民身上?

为此本人在总结自己多年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撰写了该书,以满足有志于了解全球及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女士需要。

本书包括:时隐时现的“马尔萨斯幽灵”、“幽灵”在全球重现、“马尔萨斯幽灵”的本质与我国粮食安全、操控“幽灵”的大佬、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推高全球粮价走势的“手”、“幽灵”离我们还有多远、国家不能

仅仅“高筑墙、广积粮”、普通百姓 VS 粮食危机等九个部分。

在写作原则上,本书力争摆脱与现有阐述粮食问题类书籍的雷同性,努力从全球及我国粮食问题实际出发,自成体系,以实现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由于时间紧促和作者本身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见谅。

在此谨向对本书提供资料支持的人们以及我的家人表示衷心感谢。

徐剑明

2009年12月于浙江工商大学

第一章 时隐时现的“马尔萨斯幽灵”

“马尔萨斯的著作是我所阅读过的最重要的书。”

——现代进化论创始人之一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又见马尔萨斯/2

饱受争议的马尔萨斯/7

“马尔萨斯约束”与经济发展选择/11

阿马蒂亚·森：两个阶层的故事/16

粮食供应与粮食自给/18

粮食危机——是谁“危机”了谁/20

第二章 “幽灵”在全球重现

“据统计，自去年(2007年)6月开始的粮价暴涨，已将全球1亿人口推入贫困线，平均每天都有2.5万人死于饥饿。”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 乔塞特·希兰(Josette Sheeran)

蝴蝶的翅膀扇动了/24

急需拯救非洲这只蝴蝶的翅膀/26

警惕：印度的竹子开花了/29

由粮荒引发的中美洲国家社会动荡/32

蝴蝶效应同样波及到发达国家/35

草根与学者的争论/39

第三章 “马尔萨斯幽灵”的本质与我国粮食安全

“如果经济上去了,粮食减少了,这绝不是中国可以走的发展路子。”

——中国前国家主席 江泽民

粮食危机的概念与实质/48

粮食危机不是虚拟的/52

外资威胁中国粮油安全/54

保障粮食安全到底靠什么? /57

第四章 操控“幽灵”的大佬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

美国在粮食危机中“剪羊毛”/66

操控“幽灵”的企业大佬——“ABCD”/74

国外粮食大鳄对中国的渗透早已开始/80

第五章 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

“粮价危机的本质是金融危机。”

——国际商业顾问 吴向宏

货币与粮价/86

从“次贷危机”传导到“粮食危机”/89

- 全球饥荒——美联储的过失/92
中国粮价真能“独善其身”吗？/95
通胀问题可能导致中国粮食危机爆发/96
-

第六章 推高全球粮价走势的“手”

“国际油价飙升对食品价格的影响更大，油价飙升推高了化肥和柴油价格。化肥、柴油、土地成本这些都和油价有直接的联系，FAO认为，这才是造成粮食危机的重要原因。”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 推高全球粮价的自然之“手”/100
汽车伸“手”抢粮吃/107
城市扩张的“手”伸得太长了/114
国际粮食市场上有只自私的“手”/117
-

第七章 “幽灵”离我们还有多远

“粮食价格上涨正威胁着全球食品供应链，这种对市场缺乏信心的现象所造成的危害几乎可以比拟美国次贷危机。”

——世界银行华盛顿分部

- 中国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吗？/132
实证：央视关于我国粮食问题的报道/138
水资源和城市化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困扰/163
仓储能力不足与盗粮“硕鼠”/169
警惕：国际热钱青睐中国粮食市场/179
土地流转与粮食安全/181
国内外粮价接轨的深远影响/184
-

第八章 国家不能仅仅“高筑墙、广积粮”

“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

——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 约翰·布洛克(John Block)

粮食空前丰裕，可粮价仍扶摇直上/190

粮食危机的实质是争夺定价权/192

警惕：外商欲控制我们的口粮/194

中国式难题：如何释放粮食价格信号/200

期货市场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202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粮食应急体制/209

第九章 普通百姓 VS 粮食危机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金银。”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低粮价时代结束了/218

节约粮食的时候到了/221

留心：买粮的钱越来越“毛”了/227

真金白银——普通百姓抵御高粮价的终极武器/231

主要参考文献/239

第 一 章

时隐时现的“马尔萨斯幽灵”

“马尔萨斯的著作是我所阅读过的最重要的书。”

——现代进化论创始人之一 阿尔弗
雷德·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又见马尔萨斯

据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2月27日报道：“2月份让人想起一些令人不快的老的经济概念。上周，金融市场就仿佛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通胀率和失业率同时升高使人又想到了那个十年——滞胀导致了战后黄金时期和凯恩斯主义的终结。本周又有消息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可能会对食品援助实行配给制。在全球食品价格普遍上涨的背景下，这一消息重新唤起了很早的过去曾有过的担忧，仿佛‘马尔萨斯的幽灵’又出现了。”

全球食品价格已从2000年的低位上涨了75%以上，仅2007年一年的升幅就超过20%。2008年1月，随着食品价格上涨18%，中国折合成成年率的通胀水平达到11年来的最高点，中国观察家们不禁回想到1988年的食品价格上涨，以及随后的社会问题和民心不安。北京和东北大米价均有不同程度上调，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如果平均粮食价格在已有基础上再上升30%，将使中国的CPI上涨到9.5%，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中国CPI失控，作为主要出口来源，世界通胀也将恶化。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如同马尔萨斯这样，为人类描述了如此凄惨的未来：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供应基本是固定的，按照收益递减规律，在土地上增加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粮食产出只能呈算数级数增加。这两种力量相互剧烈较量的结果，最终只能通过通过对人口实施强硬的、持续的节制才能使这双方达到平衡。马尔萨斯将所谓的“人口节制”分为两个方面：积极性的和预防性的。前者包括战争、饥荒和瘟疫等，后者有堕胎、避孕和道德约束等措施。

马尔萨斯曾经是牧师，他当然首先也反对具有罪恶性的抑制方式。

他不是冷血动物，所以也厌恶那些客观上导致人口减少的灾难，马尔萨斯推崇的是良性的道德抑制，或者说谨慎抑制。这种道德抑制，就是人们“出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内长久地不结婚，并使在独身期间的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这是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马尔萨斯似乎采用了苏格兰道德哲学关于道德规范的论证方式：性、婚姻与家庭的道德规范有助于共同体的幸福。

但马尔萨斯指出，人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加之还有情欲，所以，道德规范在很多时候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因此，马尔萨斯悲观地认为，由于人类自身的缺陷，后者并不能有效节制人口规模，所以，“积极性的人口节制”不可避免地成为限制人口飞速增长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自从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人口论》的两百多年来，他的上述论断就像幽灵一样，在全世界的上空游荡，时不时地困扰着人类，使其在人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生活需求的日益扩大，马尔萨斯当初的论断被后人不断地补充和更新：由于人类的本性是欲壑难填，经济增长以及人类自身的繁衍是否也是无限的呢？同时，地球上的资源（尤其是土地及粮食资源）是否足以支撑这种无限的增长和繁衍呢？



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尔萨斯

然而，我们专业知识的增长，不只是关于在同样资源的情况下获取更多产出的能力，还包括我们挖掘地球以获取更多资源的能力。第一次工业革命伴随着瓦特蒸汽机对化石燃料——煤的使用；人类利用古代太阳能形成的地质矿藏，比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来实现我们的现代目的；我们学会挖掘更深处的矿藏，用更大的渔网捕捞海洋生物，用更大的水坝和河道改造河流，圈养更多的家禽或其他品种，用更强大的机械设备砍伐森林。在很多方面，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日后减少使用而增加资源利用率，而且为了更多的商品而增加资源利用率，

我们已经把丰富的自然资产转换成高速流动的日常消费。所谓的“收获”——从经济活动中获得价值方面考虑——很多实际上就是损耗，或者说是耗竭自然资产。

虽然家庭计划生育和避孕的确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确保了低出生率，但是全球总体的出生率指数还是 2.6，远超过自然死亡率指数。撒哈拉南部非洲——世界上最贫困地区仍然是平均每个妇女生育 5.1 个小孩，每年全球新增人口大约保持 7900 万人，其中大多数分布在世界上最贫困地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中等出生率预测，到本世纪中期，世界人口将达到 92 亿人。

如果我们果真耗竭珍贵的石油，陷入粮食短缺，耗尽地下原生水（fossil groundwater）和摧毁遗存的热带雨林，污染海洋，用温室气体充满地球大气，然后上升的海平面让地球气候失衡变成失控温室，我们可能仍有机会再次见到“马尔萨斯幽灵”。

毫无疑问，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突破地球资源限制或有限的能源限制。然而，我们确实仍未走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轨道上，而且我们当今市场给予的信号也没有指引我们走向这条道路。我们将需要新的策略，推动市场成为可持续性发展方式（比如，对碳排放量征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在节约农业资源而不是在挖掘资源的基础上推动技术进步。

仅就粮食而言，我们知道，粮食价格攀升的基础是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需求方面，主要的因素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强劲的消费增长，这主要是由这些国家不断增长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推动的。比如说，过去十年全球大豆和肉类消费增长量的 50% 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与此同时，在供应方面，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又遭受了罕见的干旱和疫病等一系列打击。

也许过去一年对粮食价格上涨影响最大的直接因素是国际石油价格的屡创新高。高油价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高耗油国家将其能源政策重点转向生物燃料，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玉米产量的 20% 以及欧洲植物油产量的 68% 都被用在生物燃料生产上。用途上的变化减少了用作食品的粮食作物供应，并使其他更多农田从

生产食物转向生物燃料，从而推高了粮食价格。

在现代经济史上，有关全球粮食危机的“马尔萨斯幽灵”已经不止一次光临过我们所在的地球。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都引起关于全球人口增长将超过农业生产力的担忧。不过每一次，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迅速反应都证明粮食价格上涨只是暂时的。现在也许有一定理由认为，这最新一轮的国际粮食市场不均衡最终也会用以前同样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是在持有这种过于乐观态度的同时仍有若干重要的方面需要引起警惕。

首先，在粮食供应还没有赶上需求增长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整个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会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一方面，对世界上许多贫困国家来说，长时期高位运行的粮食价格将使那些低收入的粮食净进口国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高粮价引发的社会动荡将使各国政府面临严峻考验。这个问题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可能尤为突出，因为他们已经存在因发展日益不均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当然，粮食价格上涨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高粮价理论上可以增加农业收入，从而弥补城乡收入差距；但受其影响最大的将是城市贫困阶层，他们也是政治上一个较不安定的群体。

其次，粮食供应方面对高价格刺激的反应延迟可能会比以前几次粮食危机都要长许多，原因是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的高位运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物燃料的旺盛需求可能都会长期持续下去。另外，鉴于温室效应气候加剧导致自然环境不断恶化，这必然严重威胁着全球许多重要产粮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因此，过去的粮食供应方面的反应弹性对今后可能不会有太多借鉴意义了。

第三，最重要的是，全球粮食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对世界上极其贫困的人口和极其贫穷的经济体将是一个噩耗。尽管在美国等富裕国家的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仅为10%左右，但中国的平均水平约为30%，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超过了60%。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国家是那些低收入的食物净进口国。食品价格的上涨，会给通常已经不堪油价上涨重荷的进口账单带来更大压力。有几个贫穷经济体就属于这一类，它们严重依赖于食品援助来满足自身需要。

但过去 20 年，全球这类援助的数量一直没有增加。更糟糕的是，鉴于很大一部分援助由每年固定数额的美元构成，随着价格上涨，派发的援助数量也会呈现下降趋势。

最后，食品价格上涨会要求各国收紧货币政策。鉴于食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的差异以及富国央行往往不把食品价格纳入核心通胀指标的事实，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可能会做出更大的政策反应。各国政府也许还会考虑采取价格管制和其他直接措施。然而，富国央行也会不得不密切关注从紧货币政策可能对非食品价格产生的溢出效应。

上世纪的 70 年代，世界粮食的短缺已经让人们毛骨悚然了，80 年代的“绿色革命”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的，生产力如果不能适应生产关系的发展，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种种矛盾、骚乱、冲击政府等。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现在的世界已经形成国家集团化、区域化，一个国家的问题就影响了周边国家或更多的国家，也会引发一些连锁现象，2007 年国际粮食作物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更可怕的是 2008 年上半年愈演愈烈，从而导致海地、埃及、印度等国家出现了一系列连锁问题，发达国家们名义上要扶助落后国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实际上更多的是自己的政治手腕，这也证明了一句老话，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当然，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粮食的命题既是世界的问题，更是中国的问题。

1949 年建国之初，我国还是“4 万万同胞”，可自从批倒了马寅初，控制人口这事，就再也没人敢提了，由着它翻着跟头地往上窜。农村妇女生五六个孩子很平常，要是生到十来个，村里人都得看高一眼。小孩子刚六七岁，还没到上学年龄，就得照看一大堆弟弟妹妹，背着一个、领着一群。现在来说，这是很可笑、很尴尬的事，可在当时，却很普遍。按照那时的逻辑，每个人都有一张嘴，两只手；一张嘴吃饭，两只手干活，以一对二，是很划算的。因此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

若倒退 500 年，这个逻辑是对的，可今天是大错而特错了，错就

错在没有考虑资源。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张嘴和两只手的对比，而是“爆炸”的人口同有限资源的对比。说到底，这还是个马尔萨斯命题，只不过他仅仅对比的是人口和粮食，这里讲的是外延更广的人口和资源问题。有人做过统计，1900年，全球每天的石油消耗量不过1000桶左右，钢材不过2000吨，而现在分别是7800万桶和500多万吨。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有些不可再生，按这个速度消耗下去，可怎么得了。而且社会越发展，文明越演进，人均资源消耗量越大。若人口无度增长，跟资源的匹配严重失衡，将来的社会肯定无法安宁。因此，考虑到粮食等资源的约束，“人多好干活”的观念也就绝对值得商榷了。

饱受争议的马尔萨斯

历史上恐怕没有多少经济学家会像马尔萨斯这样饱受争议了。其反对者对马尔萨斯的悲观性论断嗤之以鼻，万丈豪情地认为“人定胜天”，即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制度变迁等最终必能彻底解决粮食问题。这些人士指出，上世纪后20年里，由于更优质的肥料使用、新型轮做法的广泛传播、对作物和动物疾病的控制、更佳的饲养方法、农作物的基因优化及许多其他创新，全球农产品曾经持续跌价。如果政府减少其对基因改良作物的限制、允许农民依据市场价格和其他市场信号进行自主生产经营的话，粮食的供应仍可增长。同时，通过对近百年主要能源及矿产品价格的研究，发现它们的价格都很稳定，这就表明，受供求规律的影响，随着这些能源及矿产品消耗量的增加和储存量的减少，它们的价格本应大幅上升，而价格的稳定则显现出技术进步与规模经济使得能源及矿产品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同时，相关替代品的出现也平抑了对传统能源及矿产品的价格上扬。所以，粮食问题的解决规律也是如此。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赞同马尔萨斯论断的人士则忧心忡忡，认为

这把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将落下。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轰动一时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通过运用计算机进行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了极为悲观的结论，即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粮食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总是有限的，从而做出了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性方案，在全世界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

从那时起，特别是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和连续的农业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世界发展态势在许多方面被罗马俱乐部不幸言中。罗马俱乐部的危机警报终于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严酷的现实开始促使人们开始正视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逐步认识到自己正在侵犯自己的生存基地，并且在掠夺子孙的资源；开始相信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类借以生存的整个生物圈正在缩小，自然灾害将会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性；现在人和未来人的生存空间将被沙漠捷足先登，我们的子孙也许将不再知道森林和良田，不再能享受森林之美和五谷丰登；部分人士开始意识到世界已失去平衡，人类正面临着困境。

在中国对马尔萨斯的评价更是一波三折：人们先说他是错的，然后又批判他是错的，接着又说他是错的，后来又说他是对的，现在，许多人已经被彻底弄糊涂了，这位两百多年前的英国牧师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昔日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因为比较赞同马尔萨斯的论断在那个特殊年代被打成了右派，于是马尔萨斯成了“路线错误”的代名词。后来马寅初教授得到了平反，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于是马尔萨斯成了“路线正确”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某些弊端开始浮现，钟摆再次开始来回摆，又有一些人开始重新论证：马尔萨斯还是错了嘛。

落实到我国现实经济环境中来，我们就有很多相关问题需要思考和解决。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明显过热，食品供不应求，有些地区甚至恢复了以粮票为凭证的粮食配给制；与此同时，美国人布朗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使得民众提高了对粮食的需求，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又大幅度地侵占农业用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粮食将难以自给，只能大量从国际市场进口，而由于中国规模庞